

民国

杂志

刊物里的时代风云

- 《新青年》：时间开始的地方
- 《语丝》：从呐喊到彷徨
- 《新月》：升起的自由之魂
- 《生活》周刊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
- 《独立评论》：书生论政笔墨报国
- 《观察》周刊：自由主义的啼血悲歌
- 《良友》画报：眼睛的冰激凌
- 《东方杂志》：老寿星的杂货店

周为筠◎著

一部别具特色的民国史 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子
小杂志，大历史；老杂志，新启发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刊物里的时代风云

一部别具特色的民国史 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子
《杂志》 入历史，老杂志，新启发

杂志心民国

周为筠◎著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杂志民国：刊物里的时代风云/周为筠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
2009. 7

ISBN 978-7-80251-212-2

I. 杂… II. 周… III. ①期刊—出版工作—中国—民国
②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国 IV. G239.296 K258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9999 号

杂志民国：刊物里的时代风云

作 者 周为筠
责任编辑 陆建伟 谢艳芝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.25
字 数 28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212-2
定 价 29.80 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：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64222699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序言

民国热下的微言大义

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，浩如烟海的典籍记载历史事无巨细，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这么辉煌与漫长。老百姓对历史一直以来就兴趣浓厚，村夫野老茶余饭后都喜欢谈古论今，陆游有诗云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？满街争说蔡中郎。”到了南宋还“满街争说”人称蔡中郎的东汉才子蔡邕，可见稗官野史的民间生命力。

不过历史热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仔细盘点下这几年一波一波的历史热中，分明看到各个朝代风水轮流转，不断更迭轮番上场，各领风骚二三年：先是清朝热，后来又“反清复明”，接着三国热，时下最为炙手可热却是民国了。电影电视里满是民国时的政治风云和风花雪月，网络报刊上民国成了拥有大量的粉丝群的热门话题。忽如一夜之间风气大开，人人都开始谈论章太炎、胡适之了。

一个暗发魅力的时代

各种矛盾交织纷繁复杂的民国时期，既是一个风雨如晦、鸡鸣不已的时代，又是一个光怪陆离、醉生梦死的时代；同时还是一个兵荒马乱、枭雄横行的时代，更是一个英雄辈出、志士如云的时代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战国与六朝时士人辈出，给历史涂抹出诸多亮色，后来的天空却逐渐暗淡下来。唯有自晚清至民国之时，遇到了两千年来未曾有过之文化历史大变局，出现了风气大变，狂士辈出的井喷气象。

民国热其实是清史热的衍生，清初由于文字狱的桎梏，士人都收敛了

性情钻进故纸堆里做考据之学，这样后人写来写去也就是康乾盛世与宫廷政变那些事儿，而民国却因为大厦将倾，分崩离析出了极致的多彩斑斓，外来的和固有的东西交错碰撞出绚丽的色泽。

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、苏曼殊、周作人……这些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名字，背后站着的是昂扬的大师。有时读着他们激动人心的文字，便想象那让人怦然心动的时代和人事，觉得谜一样的话题和掌故是那样多。

在那国危世乱、民生惨苦的日子里，士人们却每每以醉态笑傲江湖，其状比之魏晋风度乃毫不逊色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这是当时的风气，要激昂慷慨，顿挫抑扬，才能被称为好文章，我还记得‘被发大叫，抱书独行，无泪可挥，大风灭烛’是大家传诵的警句。”现在已不再有那样的冲荡了，以今视昔恍若仰视天人，这让读书人心中甚是向往。

然而，讲述民国历史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，向来却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，但恰恰是这一段历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影响比较大。正因为如此，近年来民国作为一个散发文化热力的名字，在文化界已如燎原之势蔓延，许多的作家学者都迷恋民国这一题材。记述民国人与事的忆旧怀人文字日见其多，这类文章在文化人心中颇多能激起神往的涟漪。

我一直对民国有着毫无掩饰的悠然神往，书房里满目发黄的民国旧刊与书籍，以至于充溢着民国的气息。读着那些力透纸背的酣畅之言，觉得两翼生风，飘飘然若豪侠志士，也有当年苏舜钦之“《汉书》下酒”的豪气之范。

写作这本《杂志民国——刊物里的时代风云》，是想立足一个独特的视角，把自己对民国的理解展示出来。从集纳大量丰润真切的历史细节中，再现民国的种种情境。

重新审视这段历史

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和狭窄，把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一种干枯的公式。关于民国历史更是由于禁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，每每提及则满纸几乎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剥削政策，军阀和帝国主义

激起了人民怎样的反抗，诸如此类等等。每个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了阶级标签，用这个强行的标准去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脸谱化、教条化的宣教使得好人和坏人都按照一个模子写。

这时期的人物比如梁实秋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写进教科书，闻一多被作为革命斗士广泛宣传，胡适之被贴上反动文人标签定格于白纸黑字间……这些概念化遮蔽了民国人物身上的精神理念，使得他们遭到历史的曲解与遗忘。刻板的历史写作不可能有鲜活的生命力，普通读者也觉得其面目生硬而不忍卒读。

胡适曾把历史比喻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政治是作为历史血缘最近的监护人，每次历史的书写都由着它去摆布和装扮，它可能就是幕后打扮这个的小姑娘的一贯高手。譬如每个新王朝建立后，都要按照本朝的意愿去修缮前朝历史，可以以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任意臧否人物和阉割真相。

历史往往又离不开政治，就如近代史学史权威学者尼泊尔所言：“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”。政治在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，历史学家对政治大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。如钱穆在蒋介石问及对政治的兴趣时说过：“我治历史，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。即如当年顾（炎武）、黄（宗羲）诸人，他们尽不出仕，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，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。”

其实，每个真正读史、研史和崇史的人心中都会殊途同归——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。而民国作为离现在最近的年代，和我们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许多对民国问题的讨论，都会指归到当下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关于民国的话题，包括整个近代史的话题，大多属于雷区甚至禁区。

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气氛的宽松，很多学者作家开始重新审视民国这段历史。民国热就是当代思想界在反思和我们最为接近的时代，在对民国想象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思想谱系。把这段历史拿出来重新审视，是为了求解当代之谜；或以历史鞭挞现实，来戳破一些歪曲的谎言；或以追溯历史渊源，寻求现实行为和理论的合理性。

民国风流匪远，经过诸多研究者的拓荒，那些湮没的史实从时间的泥沙中被钩沉出，可谓是项功德无量的事业。而一些旧老亲历者如季羨林、

何兆武等人，他们在垂垂暮年开始忆人怀旧，为师长树碑立传，追寻逝去的传统。这无疑为民国热多了几分榜样的力量。

很多学者作家提及民国，总有几分古人每言及“竹林七贤”神往之色浓浓的气态，其原因都大致是由于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的人物。反思书写民国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，追忆一个丰满的精神群落。

民国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，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，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。当人们对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，必然在过往中寻找慰藉。

在各种原因的促进下，民国的书写于是处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民国热使得民国题材的图书越发繁多，各种被冠以传记、写真的民国书籍琳琅满目，而且逐渐向娱乐化的另一种极端发展。有人研究民国的“吃喝玩乐”，有人钩沉民国“四大公子”，有人发掘民国人物的“绰号”……这些在长时间被屏蔽的历史“好玩”元素，通过各路英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，终于逃不过娱乐至死的命运。

方寸之间大乾坤

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，史官逐渐被记者所代替。很多新闻人主观上并无此自觉，手中的笔却客观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。新闻人成了历史的记录者，报刊成为历史的草稿。

这一时期凡有作为的知识分子，无一能与报刊脱开关系的，有的甚至终身为新闻人。像笔扫千钧的梁启超，铁肩辣手的邵飘萍，奔走呼号的于右任，秉笔直书的张季鸾……他们言近意远尺幅千里，笔底暗涌的波澜直到今天仍能让人体味到，由此而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声音和足迹。

民国以来的报刊像浩荡的江水，奔腾不息而驰骋天下。“武昌起义，全国景从，报纸鼓吹之功，不可莫也。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，既载诸临时约法中，一时报纸，风气云涌，蔚为大观。”报刊成了引导大众的舆论高地，近现代思想文化都与之息息相关。

杂志作为报刊的一种重要形式，是伴着列强图谋打开国门，由西方传教士传入，渐渐竟演化成知识群落的舞台。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于1815

年，是在马六甲的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。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，国内才出现国人自办的杂志。这时大部分杂志在内外压力下惨淡经营，直到维新变法时杂志才出现了第一次高潮。至新文化运动前后，国内杂志更如雨后春笋，据统计到1919年已达四五百种之多。

不过，杂志在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媒体中，地位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。它时效性比不上“老大”报纸，深度比不上古老的书籍。但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启蒙运动中，杂志却当仁不让地拔得头筹。“世界新潮，澎湃东来，虽有大力，莫之能御。然一方面杂志之大声疾呼，使鼾睡者霍然醒觉。其影响亦非浅鲜，盖可断言。”

虽然不少杂志或是半途夭折，或是昙花一现，“不过从学术立场来看，这一大宗数量的杂志，是中国最近二十年来思想界的主要资料。对于介绍西洋学术、改进中国文化和一切研究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种种的问题，都是利用为发表讨论的中枢。——换句话说来说，中国20年来的主要思想，都集中在杂志的里面。”以至于著名新闻人戈公振在其名作《中国报学史》上，对杂志格外青眼相加，宣称“一国学术之盛衰，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”。

《新青年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新月》、《生活》周刊、《独立评论》、《观察》周刊、《良友》、《东方杂志》……这些杂志或致力于宣扬团体的理想，或只为唤醒昏睡的大众，或文人论政笔墨报国，或以笔为枪抵抗强权。这些杂志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，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，不仅记录当下，而且昭示后世。所以，这些杂志何尝不是一部部各具特色的近现代史，本书亦可谓既是新闻史又是思想文化史。

在摆脱了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后，这些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，不再成为官僚、政客或商人的帮凶、帮忙或帮闲，他们目光超越了为一家一姓立言，触及到社会民生的各个层次。他们在杂志上留下的记录成了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，那里面有一个时代最真实影子，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最接近事实的历史图景。

当传统仕途被阻塞后，这些杂志又成了知识分子的舞台。这就是所谓一个新知识道统，它不再是软弱的依附和无根的漂泊，而是开辟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。他们矢志不渝新知识道统，通过一本本杂志来实践自己的理想，用知识和德性的优势对社会作出理性的批评，通过思想启蒙改

变现实。

我们通过这些杂志，仿佛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，他们的笔下流着墨也流着血，他们用新知识道统推动近现代社会一步步向前艰难迈进。

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

历史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一直崇高甚至近于神圣，在像章学诚这样大史学家眼里“六经皆史”，龚自珍甚至说：“周之世，官大者史也。史之外无有语言焉；史之外无有文字焉；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。史存则周存，史亡而周亡。”

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，在写作历史过程中，“春秋笔法”时常为文人们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，民国历史的写作也不例外。在追溯与重新审视民国这段历史时，可以发现现实与历史同构的地方，正如克罗齐所言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

柯林伍德认为“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”。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，以当下体验和语境基础推衍出新的意义，民国这段历史的书写也不例外。

民国热确实有点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的意味。民国热对很多大众来说是看逸闻趣事，从民国题材里可以读到一些故事性的段子以供谈资，又可以了解到民国的世态人情丰富眼界，而一些作品其中包含着的微言大义却不被重视。这些写民国历史的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核却潜伏在文字背后，只有用心去阅读体会，方能在字里行间觅得真意。

在民国热的过程中，各种关于民国同类作品蜂拥而至，从人物传记到口述历史应有尽有。但从这些以民国为主题的出版物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界的分化，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在追求逝去的传统，对民国历史进行反思重建；另一方面出现了一堆跟风媚俗的“水货”书，以编撰拼凑的方式来攫取市场的利润。

各种鱼龙混杂的出版物一起造成了民国的虚假繁荣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反而使一些真正有思想内力和历史关怀作品淹没其中。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背后，民国历史也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。

民国这段历史承载了太多沧桑厚重的思想内容，又和当代血脉相连，从而才显得如此重要。那一时代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人物的不旧不新又旧又新，不古不今又古又今，不中不外又中又外。在纲纪毁坏、旧屋欲倾的民国时代，知识分子都在想办法救国拯民，在一个铁屋子里呐喊。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，实业、革命、立宪、共和等这些主张的提出正反映出百家争鸣的盛况，正因为这些思想提出了，民智也大开了，所谓除旧布新、乱世出英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大概也是为何现代不复有现民国那些大师迭出之盛况的原因吧。思想不是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，当代很多的思潮分明能在其中找到影子。

书写民国这段历史同样，才、学、识这“史家三才”缺一不可。要在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民国真实面目，写出了国危世乱下的文人侧影，亦新亦旧的狂士风流同时，也让人能关注历史背后的逻辑。

今人谈起所钟情的民国人与事，每个人的理由虽有不同，但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预设与憧憬的时刻，我们更需要从民国中开掘资源，嚼一嚼民国所留下的思想文化余根。

周为筠于杭州

2009年4月20日谷雨



目
录

- 《新青年》：时间开始的地方 (1)
- 欲救亡先启蒙 / 3
 - 迟暮中的新曙光 / 8
 - 同人们的呐喊 / 12
 - 狂飙突进创世纪 / 16
 - 新青年遇到老夫子 / 21
 - 德先生与赛先生 / 24
 - 吹响号角进入“五四” / 27
 - 救亡压倒启蒙 / 31
 - 陨落的巨星 / 35
- 《语丝》：从呐喊到彷徨 (41)
- 自己的园地 / 44
 - 语丝聚餐会 / 48
 -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/ 51
 - 放逸而为“语丝体” / 55
 - 苦雨斋的弟子 / 60
 - 从北京到上海 / 63
 - 屋漏偏逢连夜雨 / 67
 - 遥远的绝唱 / 70
- 《新月》：升起的自由之魂 (75)
- 一弯新月天如水 / 78

海上生新月 / 81
我寄愁心与新月 / 85
知识分子的内战 / 88
胡适向党国发难 / 92
罗隆基的政治炮火 / 95
中间道路踟躅前行 / 97
新月的沉落 / 100

《生活》周刊：一个时代记录者 (103)

黄炎培的教育报国 / 106
曲线就业之路 / 108
韬光养晦的奋斗 / 110
如鱼得水的生活 / 115
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/ 117
让无力者有力 / 120
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/ 123
飞蛾扑火向光明 / 126
生活中孕育着新生 / 129

《独立评论》：书生论政笔墨报国 (133)

救国之道莫逾于此 / 136
独立之精神 / 140
国难声中的言人人殊 / 144
有政府要比没政府好 / 147
我们几个朋友 / 151
命运的歧路 / 155
出山要比在山清 / 157
书生报国功不唐捐 / 161

《观察》周刊：自由主义的啼血悲歌 (165)

幽暗的航行 / 168
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/ 172

以言论政的舆论空间 / 176

20年拆足了烂污 / 179

跋涉在第三条路 / 182

《观察》撰稿人 / 184

自由主义的分歧 / 189

悲壮的回光返照 / 191

一个时代的悲剧 / 194

《良友》画报：眼睛的冰激凌 (197)

做一个愉悦的战士 / 200

从鸳蝴派到海派 / 204

花样的封面女郎 / 206

国事家事天下事 / 211

良友遍天下 / 214

摩登都会的刺激 / 217

美丽事业的背后 / 220

倒向左翼的天平 / 222

画报元老的衰落 / 225

《东方杂志》：老寿星的杂货店 (229)

不即不离的把关人 / 232

杂志长寿基因的由来 / 235

转型期的公共空间 / 238

老杂志新作为 / 242

被遗忘的另一种启蒙 / 246

老树开出新花来 / 250

一个实习生的成才之路 / 253

新东方浴火重生 / 256

新年的梦想 / 258

后记 (263)

《新青年》 时间开始的地方



寒夜沉沉，风雨如晦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，外有欺凌的列强，内有腐朽的政府，下有民众的革命，形势动荡飘摇，云谲波诡。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专制无能的清王朝，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，他们依循的是对外摇尾求媚、对内独裁的政策，甚至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运动，疯狂地捕杀革命群众。

黑云压城城欲摧。《新青年》创刊的1915年前后，中国政治及思想界陷入了极度的沉闷与彷徨。先有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，继之“二次革命”失败，后有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成立筹安会并复辟帝制。彼时，儒家倡导的“内圣外王”的人间秩序安排已经轰然倒塌，而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仰还没有确立，人们忍受着人生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所带来的渺茫，以及毫无希望可言的存在。

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一批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激进知识分子意识到，只有先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挽中国于颓败之际，达到民主共和之理想。《新青年》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普遍的需要而诞生的，它像黎明前的第一声雄鸡啼鸣，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，引发了百家争鸣。

《新青年》吹响了向两千年来旧思想、旧文化进军的号角，聚集在《新青年》周围的同人们也都成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先锋或旗手！从此，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。

欲救亡先启蒙

1915年6月的一天，太平洋上波涛汹涌，一艘客轮劈浪而行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倚舷而望，任凭急风吹乱一头青丝。茫茫水域，前不见村庄，后不见大陆，唯有思绪翻滚起伏，浩浩如江海。这个人就是后来被

称为“思想界明星”、“新文化运动旗手”的陈独秀。他正在从日本赶回上海的途中。

此前辛亥革命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建立了，但动乱的局面远没有结束，民国只是块幌子，君权与神权影响依然根深蒂固。1913年陈焕章主编的《孔教会杂志》和康有为主编的《不忍》杂志先后一个月内在上海创刊，鼓吹三纲五常等旧道德、旧伦理。孔教会人士还上书参众两院，请定孔教为国教。

不久前，大总统袁世凯趁着夜色偷偷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、次长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接受日本提出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于5月25日签成卖国协议。这激起了国人的抗议，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这天为国耻纪念日，各地纷纷



新文化运动旗手、《新青年》创办人陈独秀

出现反日、抵制日货的高潮。长沙一青年甚至不忍活在屈辱的国土上，以放弃生命的方式换回自由与尊严！国难未已，紧跟着中俄蒙协约签订，中国从此失去了对外蒙的统治权。

陈独秀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后，老革命党人的使命感使他再也坐立不住，他匆匆告别友人，打道回国，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建造共和、民主的道路。在陈独秀看来，要实现“共和政治”，首先得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和民主觉悟，因此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。正如章士钊所评：“仲甫为天生领袖，一决定事，不能动摇。”^①他既然确立“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”，便立即坚定地付诸于行。

陈独秀刚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落下脚，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灰尘，就奔向了同乡好友、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处。陈独秀是来恳请汪孟邹帮忙

^① 此为章士钊1947年1月谈话，转引自郑学稼：《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生活的片段》，《传记文学》第十三卷4期，1968年10月1日。